

2025.4.26

星期六 乙巳年三月廿九
今日4版 第8772期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国内统一刊号 CN34-0062
邮发代号 25-50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市场星报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孟繁华：没有目的的阅读最好



孟繁华，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

记者：您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能大概谈谈您青少年时期的阅读吗？

孟繁华：青少年时代读书非常有限。小学三年级看连环画，那时有“小人儿书店”，课余时间可以坐很长时间，一本连环画3到5分钱；小学高年级时读了《青春之歌》《小城春秋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当代小说。几乎没有中学生活经历，读了一年中学就“闹革命”了。下乡以后陆续读到了《无雪的冬天》《州委书记》《叶尔绍夫兄弟》等苏联小说。

记者：大学时期您曾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转入中文系，阅读方面是否也有所转变？

孟繁华：我在东北师大历史系也就读了一个学期，然后就转入中文系了。主要兴趣还是读文学作品。大学经历对我非常重要，我读戴望舒的《雨巷》，喜欢极了。还在东北师大北门的自由大路上，第一次见到了丁香。因为读过《雨巷》，便对丁香心生好感。到北京后还常去香山看紫丁香和白丁香。

记者：在北京大学就读，您师从谢冕先生，他对您的读书有什么要求吗？

孟繁华：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在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，但很难参与到时代文学的核心话题。这和我在知识方面准备不足有很大关系。入北大之后，我的学术生涯才真正开始。谢先生也布置阅读书目，比如《万历十五年》《美的历程》等。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主持的“批评家周末”。那是一个自由、开放的学术沙龙。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学习、理解、评论和研究文学。也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学术、学者的含义。批评家周末除了讨论重要的文学现象，也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。这种训练既有宏观的俯瞰，也有微观的细读。这两个本事是批评家的基本功。批评家周末训练的就是读书批评实践。

记者：20世纪90年代，您开始大量发表评论作品，

阅读是否也追随当代文学？

孟繁华：我的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。按学院建制，这是一个备受歧视的学科，普遍认为当代文学没有学问。但这肯定是一种误解。当代文学对所有的上游文学都要有一定的了解，不然当代文学是难以做下去的，对横向的一些学科比如文学理论、外国文学、民间文学以及哲学社会学、政治学、历史学等学科，都要涉猎，否则，对一个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的学科是难以理解和把握的。这些年，当代文学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在逐渐改变学科的整体面貌，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学科的偏见。

记者：您的阅读有何偏好？作为评论家的积累与哪些阅读有关？

孟繁华：除了专业必备的理论书籍，我注意读当代人的书，老一辈的以及同龄人或更年轻作者的书。读他们的书，我会知道当代人在思考什么，关注什么。了解了当代人的思考和所达到的高度，才有可能校正和了解自己。因为只有通过别人才能了解自己。

记者：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？

孟繁华：理论著作要读得慢一点，要做笔记；除了观点，更要学习方法。

记者：作为当代著名评论家，您要面对海量的文学作品，在阅读上，您有什么方法可以分享吗？

孟繁华：因为专业的关系，要阅读大量当代或当下创作的小说。要开研讨会，要写评论，这占用了我大量时间。读一本小说，看上50页，大体就可以了解一部作品的分量。好的，要认真阅读，那也是一种由衷的享受；不那么好的，就泛览一下。每一部作品都认真读，既不可能也不必要。

记者：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？

孟繁华：最理想的阅读就是无目的的阅读，兴趣所至信手拈来。只要不是被安排的或有目的阅读就是理想的阅读。

记者：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？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？

孟繁华：书架留下来的，除了喜欢的经典著作，大多是专业日常用书，或有趣的闲书。我不是收藏家，没有贵重的孤本善本书。书房空间有限，那些不喜欢的书不定期地处理了。

记者：您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吗？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？

孟繁华：重读是必要和必须的，“温故知新”。比如勃兰兑斯的《十九世纪文学主流》，遇到和文学史有关的问题就要翻一下。还有的作品是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感受到的。这时的重读就是必须的。一个批评家面对当代文学，要敢于修正自己的观点，不能自以

为是真理在握。当初自己不对，或者有问题，检讨或修正一下就是实事求是。

记者：对您来说，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？

孟繁华：我有一个师兄，他的当代文学研究在学界有很大的影响。他说喜欢读，不喜欢写。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写，就是想“成名成家”。有发表欲，发表之后很兴奋，急于和别人分享。到了一定年龄之后，文章越写越胆小，越写越觉得好像都被人说过了，再也没有“新鲜事了”。我觉得那位师兄说得非常好，还是读书有意思，写的“魅力”越来越淡漠，越来越远去了。以至于现在出了书也极少送人，大多是送学生了。

记者：如果有机会见到在世的或已故的名人，您想见到谁？

孟繁华：我想见见三国时代的几个人。从少年的连环画开始，就是“三国迷”。所以“三国”的人物也可以称为“老朋友”，我喜欢孙吴的一些人。比如周瑜、鲁肃、陆逊、甘宁等。文臣我想见鲁肃。在三国众多优秀人物中，鲁肃并不光彩夺目。但他的政治见解、外交才能都极为出色。更重要的是，鲁肃在我心中的形象。我觉得鲁肃是那个时代少见的厚道人。他不奸诈，不虚伪。因此无论周瑜还是蜀国的诸葛亮等，都对鲁肃非常友好；武将我喜欢甘兴霸，他百骑夜袭曹营全身而退，何等英雄！合肥之战保孙权突围，孙权说：“孟德有张辽，我有甘兴霸。”这是武将的荣耀。

记者：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，您会选哪三本？

孟繁华：既然是假设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还是喜欢红尘滚滚的人间。

记者：假设策划宴会，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，您会邀请谁？

孟繁华：这虽然也是假设，但很容易实现。我还是要邀请熟悉的朋友和酒友。当年在社科院文学所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“酒协”，就是喝酒人协会。朋友兼同事蒋寅、靳大成和我三人。靳大成任会长，蒋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。我们经常在空闲时相约喝酒。那时是喝大酒，有时喝几场，直到尽兴才作罢分手。他们二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，聊天内容丰富多彩。特别是喝高了，还要放声歌唱，外加英语和诗朗诵。那是我们喝酒的高光时刻，现在想起还是回味无穷。只可惜老去光阴速可惊，年来但可饮三升。蒋寅兄说：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今朝已惘然。大家都离开文学所多年，再聚齐已不容易。如果策划一宴会，我一定请当年我这两位老友兼酒坛名宿一醉方休。

记者：如果您可以成为任意文学作品中的主角，您想变成谁？

孟繁华：如果年轻时，这个问题会脱口而出。到了这个年龄才知道，自己从来就不是主角，也没有成为主角的雄心壮志。本来就是芸芸众生普罗大众，还是本色出演吧。

据《中华读书报》